

XIFENG YICONG

过阅读的生活



上帝死了  
成为你自己

光明日报出版社

善与恶的彼岸

西风译丛

梁余晶  
任晓晋  
王娟  
德·弗雷德里希·尼采  
威廉·尼采  
任晓晋译

善与恶的彼岸

FRIEDRICH

善与恶的彼岸

西凤译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德」尼采著  
梁余晶王娟任晓晋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善与恶的彼岸/(德)尼采(Nietzsche, F.)著;梁余晶,王娟,任晓晋译.一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12

(西风译丛.第4辑)

ISBN 978-7-80206-519-2

I. 善… II. ①尼… ②梁… ③王… ④任… III. 善恶—哲学理论—研究 IV. B82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5064号

书 名:善与恶的彼岸

---

著 者:(德)尼 采

译 者:梁余晶 王 娟 任晓晋

---

责任编辑:徐 晓 赵馥琼

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

责任印制:胡 骑

---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3(咨询),6706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6-519-2

---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译序

尼采是一位争议颇多的人物。一方面，他那危险而又新奇的思想让人难以理解，以至于被其同时代的人看作怪人与疯子。与大多数哲学家不同，尼采的著作多用散文体写成，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论著。其作品文笔优美，语言流畅，且充满了各种各种的修辞手法，又时常有一些短诗与散文诗点缀其间，毫无一般哲学著作的枯燥之感，因而他同时也被看作是一位文学家与诗人。虽然他独特的文风使其作品变得活泼生动，但同时也使它们显得涵义模糊，晦涩难解。自从尼采去世以来，有关其作品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人们对他的思想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其中不乏许多臆想与虚构的解释与误读。比如，纳粹主义者将尼采的思想视为其理论依据，从而引发了一场残无人道的大屠杀，这已被证明了是 20 世纪人们对于尼采思想的

最大误读。另一方面，尽管尼采本人及其思想依然是一个谜，但不可否认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尼采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他的思想在人类知识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明显地打上了尼采的印记。在以解构与消解中心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语境下，尼采更是成为了各个思想流派所推崇的理论先驱。难怪有人认为，如果没有马克思与尼采，20 世纪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1844 年 10 月 15 日，弗雷德里希·威廉·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勒肯镇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由于这一天恰好是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辰，而尼采的父亲曾做过威廉四世的宫廷教师，执教过四位公主，深得国王的信任，所以他便获得了恩准以国王的名字为儿子命名。儿时的尼采曾梦想过像父亲那样做一位牧师，经常学着父亲的样子在家里布道。然而，父亲的过早去世却在他心灵之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从此，尼采便在家中一群女人的照顾下长大，这就使他养成了一种脆弱而敏感的性格。他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喜欢在外面玩，人也逐渐变得孤僻。尤其是在他那笃信清教的母亲的影响下，尼采终生保持着清教徒一般的纯朴生活方式。他幼时便对音乐和诗歌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母亲为他请了最好的钢琴教师，这便成了尼采一生的精神寄托。

1864 年，尼采进入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但他对前者没有什么兴趣，一学期以后便不再学习神学了。与此

同时，他开始接触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并为之吸引，这些思想促使他开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考。1869年，年仅25岁的尼采被聘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系副教授，从此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他于1872年出版了处女作《悲剧的诞生》，这部作品受到一部分人的狂热追捧，也受到了另一部分人的排斥，因而从一开始他就成为了一个充满了争议的角色。1879年，尼采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他浪迹天涯，四处漫游，同时不停地进行创作。这一时期也是其创作的黄金期，他写下了《人性的，太人性的》、《曙光》和《快乐的科学》。1883到1884年，尼采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借助查拉图斯特拉这一虚构的形象，他首次提出了著名的“超人”理想，宣称“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价值”。1886到1887年，他又相继写成了《善与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这两部著作主要由他在漫游时所写下的一些箴言与随笔整理而成。之后，尼采几乎是一气呵成了包括《瓦格纳事件》和《偶像的黄昏》在内的五部作品，显示出旺盛的精力和创作欲望。然而，长期的孤独，终于使得这位独特的哲学家丧失了理智，他的精神分裂症日渐加重，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被送进了耶拿大学医院精神科。1900年，当整个欧洲大陆正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的时候，这位不为世人所理解的孤独的哲学家却合上了双眼。尼采的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他当然不知道自己的思想会在这即将到来的世纪掀起多大的波澜！

《善与恶的彼岸》在尼采的著作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在此之前，他写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这本书太难懂、太晦

涩了，通篇都是隐喻和象征，让人初看时不知所云，于是尼采便写了《善与恶的彼岸》，作为对前者的解释与阐述。因此，《善与恶的彼岸》可以看作是以一种比较直接明了的方式来讲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内容。除此之外，尼采写作此书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即为后来写作《权力意志》作准备。由此可见，这本书在尼采的著作之中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列奥·斯特劳斯甚至认为这是尼采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按照一般的看法，尼采的思想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重新估价一切价值，其二是权力意志与超人哲学，这两者在《善与恶的彼岸》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尼采无情地抨击世俗道德和基督教，反对理性，这实质上就是反对 19 世纪以前的一切西方文明。我们知道欧洲文明起源于古希腊，而古希腊的哲学崇尚理性，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都有其“逻各斯”，柏拉图主义也认为在现实世界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现实中的这一切都受其支配，都只不过是在对其进行模仿。因此，古希腊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于终极意义的向往，不顾一切地想要追求真理，这一传统也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欧洲哲学。然而，在《善与恶的彼岸》第一章的开篇部分，尼采便一反常态地提出了一个尖锐而又叛逆的问题：真理有什么价值？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世上到底有没有真理？在第一章的余下部分，尼采逐一驳斥了从古希腊以来的各流各派的哲学，这些哲学流派都自认为找到了真理，但通过尼采的分析，它们无一不是哲学家们主观的产物，都带有了哲学家本人的偏见，因此都不是真

理。尼采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从而提出了他自己的“行动哲学”，为20世纪非理性哲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尼采对于理性的否定态度，还表现在他反对基督教及其道德体系。在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希腊哲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从《旧约》中无形的上帝变为《新约》中有形的耶稣，这实际上体现了希腊传统中的理性主义精神。基督教思想是有其中心的，这个中心便是“上帝”或“耶稣”，其他一切教义和道德观念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就如同反对理性一样，尼采想要摧毁这个中心，于是他宣称：“上帝死了。”上帝一死，整个基督教思想体系也就土崩瓦解，这样，一切价值就将“放在查拉图斯特拉的天平上重新衡量”。尼采的解构精神使其成为了哲学发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之后便是滚滚而来的后现代思潮。

有破则有立。尼采消解了过去的一切传统，紧接而来的便是一片虚无，但在尼采眼中，这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和叔本华不同，尼采的虚无主义是一种充满力量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来源便是酒神狄俄尼索斯。酒神精神代表了人类在面临崩溃之时的乐观主义，一种在悲剧之中奋起抗争的勇气，是在黑暗深处的放纵欢笑。它没有善恶之分，不受道德的约束，体现了生命本真，即权力意志。它实际上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处于这两者之上，在人生悲剧的洗涤之中，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悲剧快感。这便是尼采哲学的精髓所在。

《善与恶的彼岸》全书都是由箴言与随笔组成，虽然比《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显得更加理论化一些，但还远称不上

一部论述严谨的哲学论著。尼采采用这样一种文学化的方式来写作，也许是与他一贯的反理性观点相一致的。松散的论述使得全书的中心模糊不清，也使得解读方式变得多种多样。鲁迅先生曾言：“尼采是个疯子。”这句话的本意已经无可查考，也许他是说尼采思想疯狂，也许他指的只是尼采最终精神分裂这一事实。但在中国，疯子并不见得是贬义词，中国自古就有尊重疯子的传统，疯子往往是世外高人的代名词，比如那个嘲笑孔子的楚狂接舆。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德国疯子说了些什么，看看这些文字究竟是狂人的呓语，还是智者的箴言。因为有时在某个历史阶段，当疯狂成为世界的主流之时，便只剩下那么几个正常人，于是这几个正常人就被别人称作疯子。

梁余晶

2007年10月6日写于长沙  
本文系《尼采与尼采之后》（中译本）序言，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本书繁体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首次发表于《读书》2007年第10期，略有改动。  
[注]本文系“新亚学派”学者梁余晶先生所著。梁余晶，1975年生，湖南人，现居北京。著有《尼采与尼采之后》、《尼采与尼采之后》（繁体中文版）、《尼采与尼采之后》（英文版）等。

流，而流去的是一些罪  
的寒光碧血的又流去

Preface  
序

（哲学）；新狂犬大旗升插古道弯，日本特务翻洋奴，基督教世界大  
师尊教主显露出神威，大清炮灰变六日兵精主和臣，新狂犬  
坐遍神州都，好狂狗上中了他一步鬼火夜叉，（莫非正以太  
师狂犬六亲缺，新狂人全被吃）这便是集锦这一热闹歌只言

## 序 言

看吧！牛津大学那个一派教条哲学的大王卒逝，这竟引来了  
狂犬的骨头浪涌上吉野山，那皇帝陪葬柏木墓碑——吉  
野山土字碑始立真所谓威震朝野令人惊心，山高林深封  
闭的宝瓶山头，新狂犬狂歌喜得害得哭笑皆同也。老是  
未首肯青衫大帝缺一渺渺，新狂犬“请进地狱”东支学里古

假如真理是个女人——那会怎样？难道我们就不能去怀疑，  
既然所有的哲学家们都是些教条主义者，他们其实一点也不了  
解女人？难道就不能怀疑，迄今他们接近真理时所特有的可憎的  
认真态度与笨拙的鲁莽行为，对于追求女人而言是拙劣且不  
恰当的方式？可以确定的是，她还从未答应过谁的求爱——于  
是今天每一种教条主义都还是垂头丧气、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  
假如它们还是站着的话！因为有嘲笑者声称它们已经倒下了，  
所有的教条主义都已倒在了地上——甚至不仅仅是如此，所有的  
教条主义都已濒临死亡，奄奄一息。

说真的，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哲学上的一切  
武断说法，无论它们多么庄严，无论它们曾经摆出一副多么权  
威的架势，都只不过是一种高贵的幼稚与生涩。也许人们很快

就会一次次领悟到，仅仅需要多么不起眼的一丁点儿东西，就足以以为教条主义者迄今所修建的那些崇高而又绝对的哲学家的大厦打好根基：只需要某种来自于远古时代的大众迷信（譬如灵魂迷信，通过主体与自我迷信的形式，这种迷信甚至现在尚未停止作祟）；或许只需要一些文字上的游戏，语法上的蛊惑；或者只需要对一些极其狭隘的、极其个人化的、极其人性化的、实在太人性化的事实进行大胆卤莽的笼统概括。

我们希望，教条主义者的哲学只是一个跨越几千年的诺言——就像更早时候的占星学，人们在它上面所浪费的劳动、金钱、精力和耐心，也许比迄今花费在任何真正的科学上的都要多：亚洲与埃及的那种富丽堂皇的建筑风格，我们就应归功于占星学及其“超越世俗”的主张。仿佛一切伟大的东西首先都必须戴上恐怖与吓人的面具矗立于世，才能够在渴望永恒的人们心中刻下自己的名字：教条主义哲学就是这样的一个面具；例如，亚洲的吠檀多教义和欧洲的柏拉图主义。

我们不能不感谢它，虽然我们必须承认，从古到今人类犯下的最严重、最持久和最危险的错误就是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即，柏拉图所发明的纯粹精神，以及这种精神上的善。但现在这种错误已经被纠正了，如今欧洲已经在这场梦魇过后开始重新自由地呼吸，至少能够享受更为健康的——睡眠了，我们这些以保持清醒为己任的人，继承了反对这种错误的斗争所培养出的所有力量。可以肯定，当一个人像柏拉图一样地谈论精神与善之时，那就意味着真理的颠倒，意味着作为一切生命基本条件的观察力的被否定。确实，人们也许会像医生那样

提问：“那古代最出众的人物柏拉图怎么可能染上这样一种疾病？是否邪恶的苏格拉底真的是使他堕落了？难道苏格拉底真的是年轻一辈的毒害者？他真的应该被那杯毒酒 毒死吗？”

然而，反对柏拉图的斗争，或者说得更清楚些，对于“人民”来说，反对几千年来基督教教会压迫的斗争——因为基督教对于“人民”而言就是柏拉图主义——已经在欧洲制造了一种巨大的精神紧张，此类精神紧张在地球上是空前的：现在，我们可以用一张拉得如此之紧的弓来射向最遥远的目标。当然，在欧洲人的经历中，这种紧张是一种必需与痛苦；他们已经做出过两次正儿八经的尝试来松开弓弦——第一次是凭借耶稣会教义，第二次是凭借民主启蒙运动。民主启蒙运动在新闻与读报自由的帮助下，也许真的能使精神不再那么容易觉得其本身是一种“必需”。（德国人已经发明了火药——真的是多亏了火药！——但接着他们又对此作出补偿：他们发明了印刷机。）但我们既不是耶稣会士，也不是民主主义者，甚至还算不上是德国人，我们这些善良的欧洲人，以及自由的、非常自由的精神——我们依然感觉得到精神的全部需求以及弓弦拉紧时的所有张力。或许还有箭、使命，以及——谁知道呢？——目标——

西尔斯-玛利亚  
写于上恩加丁  
1885年6月

Codiedls  
目录

【译序】

(oo1)

【序言】

(oo1)

【第一章】

论哲学家的偏见

(oo1)

【第二章】

自由精神

(o35)

【第三章】

宗教本质

(o67)

【第四章】

箴言与插曲

(o93)

【第五章】

道德的自然史

(129)

【第六章】  
我们这些学者

(157)

■  
【第七章】  
我们的美德

(181)

■  
【第八章】  
民族与国家

(217)

■  
【第九章】  
什么是高贵

(255)

■  
【终曲】  
高山之歌

(305)

■  
【第四章】  
山高水长

(204)

■  
【第五章】  
文以载道

(204)



## 【第一章】

### 论哲学家的偏见



追求真理的意志仍将会诱使我们一次次去冒险。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哲学家都怀着敬意谈起过那著名的真理特性——又有什么问题这种追求真理的意志没有在我们面前展示过呢？那些问题多么古怪，多么捣蛋，多么没道理！这种事情由来已久——但又让人感觉压根还没开始。如果我们最终变得疑心重重，毫无耐心，不耐烦地转身而去；或者最后我们学着像这位斯芬克斯<sup>1</sup>一样提问，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到底是谁在向我们提问呢？到底是我们身上什么东西真的想要“真理”呢？

确实，一问到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意志，我们就长久地止步不前了——直到最终我们面对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时就完全放弃了前进。我们询问这种意志的价值何在。假若我们想要真理：那为什么不想要谎言？不想要不确定性？或者不干脆就要无知呢？

真理的价值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或者是不是我们自己来到了它的面前？这里哪边是俄狄浦斯？哪边是斯芬克斯？这情形就仿佛就是一场问题与问号的约会。

---

1. 古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物，喜欢让人猜谜语，猜不出来的人就被它吃掉，后被俄狄浦斯猜中谜底，于是它便自杀而死。